讀書記疑

讀書記疑卷之十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北史

房彥謙傳與張衡書前後參錯意乃不可甚解北史全載之彥謙元齡父故不欲節省其辭耳其論漢王諒事有其閒情非協同四語此不可刪疑刻本之脫誤

楊播傳以外親優賜亟加前後萬計此語不宜刪鍾離師迴詔播爲殿時春水初長敵衆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軍渡淮未訖嚴陳南岸身自居後比衆軍渡而播遂被圍乃爲圓陳以拒之凡兩宿軍士不得食孝文在北望之無船不得救會水勢少減播乃率精騎去北史直云詔播爲圓陳禦之而刪春水初長以下諸語頗失其實當補正

楊椿爲豫州刺史又爲濟州刺史最後爲梁州刺史魏書云遷云降葢以其加號言之自安達將軍遷冠軍自冠軍降爲甯朔也北史於豫州下再遷梁州刺史卻非其實在濟州爲平原太守所訟免官故後爲梁州刺史降號甯朔北史失免官一節而概云遷非也

魏地志陝州恆農郡本宏農避諱改曰恆又秦州有恆農郡亦本宏農也又有西恆農郡此皆舊郡後改爲恆至荆州之東恆農郡則太和中置義州之恆農郡則興和中置是直以恆農名郡非追改矣魏官封恆農者獻文以前當仍曰恆農至魏書則皆曰宏農率不合北史疑從魏書若今之魏書或後人所妄改不足據也

楊敷傳敷少有志操重然諾每覽書傳見忠臣烈士之事

常慨然景慕之北史刪去每覽書傳以下而以人景慕之屬於重然諾之下失之矣或當去人景慕之四字

常爽常景傳俱本魏書畧不筆削景傳缺誤甚多今亦不能一一考正也景所爲讚述文理頗多難解而又有脫誤如維地厚矣尚亦兢兢則上明脫維天高矣兩句也

郭祚論考格奏頗多難解蓋雜以吏牘之文又間有訛誤其出爲都督雍州刺史而爲于忠所殺當是除雍州尚未行也本紀言殺左僕射郭祚傳未分明

邢巒傳敘事多不分明其論攻鍾離凡二表刪削太多亦不見其意

邢子才表世宗明堂顯於周夏二釁兩學盛自虞殷下文宗配上帝宣布十二以明堂而言養黃髮育青衿以釁學

言北史刪世宗明堂二句不解其義後又兼明堂膠序言之前後乖舛魏書北表中又有城隍墉構等語後云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蘇寺顯麗於中是又在明堂學校之外等校前後敘述參錯而北史則仍之

李平傳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定冀二州刺史按例無除兩州刺史者又下云遷中書令尚書如故若出爲刺史則當云入爲中書令或云徵拜中書令不得僅云遷也且云尚書如故是舊爲尚書非刺史矣平襲爵彭城公自相州徵拜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復爵者復其彭城公復官者仍爲度支尚書散騎常侍也魏書作除其定冀之勳散騎常侍平冀州之後所加豈僅復其尚書而散騎常侍則除之耶魏書既不分明而北史改作定冀兩州尤爲舛誤

裴叔業傳梁武帝語羣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

所不辨少遺人又於事不足意計回惑自無所成此數語不可删北史只載送家還都便失其意

曹世表傳頗有事蹟北史太畧幾無可傳矣

張普惠傳陳胡國珍贈太上秦公表中引漢祖尊父曰太上皇乃帝者之事晉小子侯尙曰僭之於帝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於帝乎正是要語北史删之非是又引孔子正名語及謙象傳因及序卦困於上者反於下蓋因謙之辭而類及之今俱删上語而獨載序卦之辭便涉難解又普惠與任城王澄淸河王懌侍中崔光中尉元匡尙書崔亮相論難語侃侃不屈具見風裁宜全載北史僅載袁翻非也其論復綿麻疏大意謂孝文時去大斗長尺重秤故加綿麻之稅而民樂輸自茲以後漸漸長濶百姓嗟怨今上

諒闇之初宰輔不爭其本而特放綿麻之調此所謂悅之
不以道尙書旣奏復綿麻而不去其大斗長尺重秤其爲
嗟怨必有甚於前者故謂若必復綿麻宜明立嚴制復本
幅度新綿麻之典一依太和之稅又以尙書奏復綿麻者
以國少綿麻不足以給故又言綿麻之少由庫官竊之而
綿絹等之長闊厚重者可度計折給則不患不足於用矣
北史所載乃至特放綿麻而止其奏復以下悉刪去之則
其語不了而亦莫知其意之所在其爲失有甚於前兩條
者不可不補正也又普惠以西道行臺送租諸戍蓋重任
也以經畧失宜致入梁益十萬石租稽時費盡升斗不至
非止一眚之失魏書所載頗有缺誤北史因悉刪之非其
實也功過不相掩普惠此事爲失綦大史但云事訖還朝

賜絹布一百段是反以過而爲功矣

陽休之傳河洛伊爲三川亦云涇渭洛爲三川河洛伊洛陽也涇渭洛雍州也下云統有關右指雍州言蓋言涇渭洛爲三川之說北史止載河洛伊之云則下統有關右不知何指此當補正洛洛不在雍州洛疑作灃

賀拔勝傳勝爲都督三荆等七州諸軍事三荆州刺史勝將閻䴉陽攻梁下進戍克之又遣軍攻均口擒其將莊思延又攻馮翊安定沔陽酇陽城并平之北史俱删去但云勝多所克捷則不知與誰攻戰也此疏畧之甚宜於多所上補攻梁二字

趙郡王琛傳有鄭氏者叡母之從母姊妹之女立文甚拙詳其義當是叡母之從母所生女之女從母之女與其母

爲姊妹故曰姊妹之女北史改作其從母姊鄭氏於文爲順然於魏齊書不合

李平傳魏書彭城王嶷之長子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北史删彭城王嶷句則以例降襲封爵語無所因矣案李崇傳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襲爵陳留公不言降爵外戚李峻傳峻五弟誕嶷邇白永等皆封公峻後進爵爲王與平傳不同未知孰是北史崇傳仍魏書平傳削彭城王句外戚又不載李峻傳遂無所考崇平皆以功自顯故魏書不入外戚傳然由外戚以進不可沒也宜於李峻傳末著之云誕子崇嶷子平俱自有傳魏書既不及而北史并删李峻傳愈失之矣

裴彥先歸魏在景明二年與叔業不同時北史不詳似與

叔業同至矣

元皇后傳頓邱王峻之妹魏書頓邱上多一毋字史誤文北史仍之亦未改正

李叔虎傳除中書侍郎據魏書當作散騎侍郎又尋除顯武將軍太尉高陽王雍諮議參軍事雍以其器操重之北史刪諮議參軍事而專言雍以其器操重之非其實也

路恃慶傳附傳甚多亦差有事蹟北史皆畧之至如思令表其於魏命將致敗之由最爲深切而畧不載一語未識其取舍之意也路仲畧法常傳雖一兩語卻有風味不宜刪

成淹傳先言高宗追遠之慕又言我皇帝仁孝之性侔於有虞故下總以虞舜高宗爲言北史刪仁孝之性二句則

下虞舜二字無所承矣

鹿金傳其往探豫章王綜事絕無關係止一兩語可了而委悉載之此魏書之失而北史因而不改非也

元天穆論蠕蠕謂惟和是視見敵便走乘虛復出今雖畏威逃跡軍還之後必來侵暴今欲羸師誘致冀獲一戰北史刪削太多不得其意宜補正

齊宗室靈山傳文宣以靈山從父兄齊州刺史建國子伏護爲靈山後建國者其從父兄之名伏護則建國之子也於靈山爲再從子故以後之其卒贈兖州刺史建國侯似以建國子爲封爵之號而伏護乃靈山之從父兄其必不可以後之明矣疑建國侯三字衍文北史蓋因齊書之誤

高岳傳歷冀州刺史青州刺史又爲晉州刺史西南道大

都督北史歷冀晉二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則似於晉州後遷西南道大都督矣文雖簡卻非其實

劉豐傳神武上豐爲南汾州刺史破六韓常傳上爲武衞將軍是時政在神武然於用人必表上之北史於豐傳改上爲以而常傳則仍其舊聊以舉其例耳

金祚傳神武遣尉景攻降之攷景無其事北齊書可朱渾元傳元禽金祚則尉景當作可朱渾元北史誤也北齊書祚傳不載祚入關亦不載可朱渾元攻降之事最有疏畧是又以北史爲正北史可朱渾元傳亦不載擒金祚事蓋失之

韓賢傳賢雖武將性和直不甚貪暴所歷雖無善政不爲吏民所苦此語當存之其一時之吏治民生於此可概見北史刪之未當

尉長命子興齊作興敬畧有戰功邙山之戰爲流矢所中卒神武甚哀惜之賜其妻子祿如興敬存焉此亦不宜削去

王懷元象初爲大都督與諸將西討遇疾卒於建州故下有志力未伸之語北史删西討遇疾等語則志力未申亦無所措矣

張保洛傳附諸小傳本之北齊書增賀拔仁删乞伏貴和及弟令和王康德誤作康德又增范舍樂案北史所增二人當別有據而乞伏貴和兄弟與韓建業封輔相同投周軍不知何以見遺也齊書所敘頗有條理北史大概因之而轉多缺誤如韓建業在齊爲領軍大將軍入周授上柱國封郇國公封輔相在齊爲武衛大將軍入周授上柱國封郡公周武平并州即以爲朔州總管今北史於建業云

位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於輔相云以輔相爲朔州總管
而不載其入周事俱參錯不得其實齊無總管之號北史
所載似以爲齊官者尤誤之誤矣凡此皆宜據齊書改正
齊書乞伏貴和不著其所終此亦誤文　牒舍樂齊書亦
缺疑刻本之誤牒舍樂范舍樂齊書別附慕容儼傳甚詳
此傳末衍三
字非缺也
侯莫陳相傳與齊書大異齊書多脫誤當以北史爲正齊
書爲蔚顯汾三州刺史北史爲瀛朔二州刺史所歷州乃
無一同者亦未知孰是也
慕容紹宗之從尒朱榮及兆屢言神武不可信其幾危者
數矣後歸神武仍加恩禮卒獲其用雖散見於諸傳而本
傳亦宜畧及之北史全不載非也齊書於紹宗破景後云
初高祖末命世宗云侯景若反以慕容紹宗當之至是竟

立功效此數語斷不可刪

賀拔允字阿泥周書同而阿作可魏書只作阿泥北齊紀作阿鞠泥按岳字阿斗泥允與岳爲昆弟當從齊紀作阿鞠泥

賀拔岳傳齊神武勸尒朱榮稱帝岳諫止之又請誅神武以謝天下見於周書甚詳齊紀所云神武諫止葢史之飾詞非其實也北史於岳傳僅載岳諫止事而神武之云則畀之而其實乃不著於後世矣

薛脩義齊作循修循二字多互誤也北史作脩非是

潘樂字相貴紀中作潘相樂誤也又魏孝靜時樂爲司空齊受禪方爲司徒孝靜紀言司徒潘相樂亦誤

慕顯儁顯先爲北徐州刺史又爲潁州鄭州其爲賊貨解

州乃鄭州北史止載北徐州則似解北徐州矣顯後又爲
趙洛朔三州刺史俱不載顯自擒王強後更屢有戰功北
史亦俱削之皮景和與顯傳北齊書相次北史於顯傳極
畧而景和傳則詳其取舍之故未能明也

綦連猛傳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下有介朱京纏語謂兆
以是不信之令其逃走猛不從而後舉稍逼之旣刪京纏
語則上二語無所著矣宜刪猛歸神武北史所載與齊書
不同未知孰是

乞伏貴和與弟令和北齊載於張保洛傳然止有令和歷
官而貴和則缺此北史所爲削去也貴和事畧見於綦連
猛獨孤永業傳伏傳初從介朱兆之敗爲神武所獲後以
爲親信都督歷河陽行臺洛州刺史雖不詳所終然大槪

可考不當削去介和名慧見隋書北史亦載之故此削去介和在隋時以官爵讓兄則是貴和自齊入周至隋猶在也貴和無傳不可詳考

北史五十三卷所載諸將大半尒朱榮之部曲從神武於信都者卒以戰功起家雖小大不同其以武力自奮則一也北史於戰功處多削不錄又其歷官往往刊去大半畧與一二不能詳及也諸將惟步大汗薩高寶甯不載所終此因齊書之舊

高慎一云高仲密高昂一云高敖曹高乾一云高乾邕万俟洛一云万俟受洛干万俟普一云万俟普撥劉豐一云劉豐生可朱渾元一云可朱渾道元邢邵一云邢子才王昕一云王見景皆雜舉其名字非有所避如崔元伯鄧元海之比也若潘樂字相貴則又合名字而一之爲潘相樂北史於此卒仍其舊不能有所是正也此惟北齊最多有後周之獨孤信一

云如顯隋之龕元一云文昇止兩人耳
楊惜一云楊遵彥段詔一云段孝先
齊神武本紀魏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橫射勝馬殪遂免段孝先傳韶從旁馳馬引弓反射一箭斃其前驅追騎懾憚莫敢前者按賀拔勝傳云馬為流矢所中而齊書紀傳不同北史於孝先傳改為射斃其馬此只以紀合之非有別據也然據勝傳則當以紀為得

又韶傳以軍功封下洛縣男後遇賜父爵姑臧縣侯按齊書以軍功封下洛縣男後恩賜父榮姑臧縣侯其下洛縣男啟讓繼母弟寧安北史所書未明韶賜爵姑臧縣侯後進爵為公又封長樂郡公又別封真定縣男又封朝陵縣史闕一字又封霸城縣侯進封平原郡王又別封懷州武德郡

公又封靈武縣公又封永昌郡公食滄州幹又封廣平郡公又別封樂安郡公詔以侯進爵郡公又別封眞定朝陵霸城三縣既進爵郡王又別封廣平武德永昌樂安四郡靈武一縣一人之身封爵重疊蓋當時勲格如此然未有若韶之多者不知特崇以虛名抑實予以國邑而史於永昌郡公下獨云食滄州幹未知其制若何也北史自進爵爲公下止書平原郡王而於諸別封止書靈武縣永昌郡廣平郡其詳畧之例有所未曉至長樂郡公則由縣公而爲郡公此與別封不同乃斷不可不載者北史畧之其爲缺誤無疑也

斛律光傳光性少言剛急嚴於御下治兵督衆惟仗威刑版築之役鞭撻士人頗稱其暴北史止載版築三語又改

纍爲嚴似爲光諱者然此是光之小疵美惡不掩正不必諱也

白建傳忻代二州牧馬敕建就彼檢校續遣人詣建問領馬送定州付民養飼建以馬久不得食瘦弱遠送恐多死損遂違敕以便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啟知敕許焉北史所敘不甚分明宜補正

趙彥深拜太常卿不脫朝服先入見母前敘歷官卻無太常卿此因齊書未及改正以今考之其拜太常當在天保初也彥深初在相府至是始爲朝官史云累遷秘書監蓋自太常遷秘書耳

赫連子悅北史僭夏赫連勃勃之後馮子琮北燕王馮宏之後赫連勃勃與馮宏一也而一云僭夏一云北燕主一

簡之中而有駁文宜改正

魏收傳自魏無知傳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歆子悅則悅乃無知五世孫李孝伯以女妻之孝伯在太武世去漢初蓋六百餘年矣不應止五世也又魏書自序歆成帝世位終鉅鹿太守歆悅之父父在漢成帝世而其子乃及魏太武時其爲訛謬顯然北齊書收傳曾祖緝祖韶父子建與北史不同北史子建則悅子也唐初魏書具在其自序可考而齊書與北史乖異此不可解至今之魏書則自序已亡後來據北史補之間增入一二語亦不知所從來愈難以據信要之北史所敘世次必有脫誤而悅與韶之異亦未審孰是然終當以齊書爲正也子建官益州刺史又兼尚書爲行臺魏本紀載之而北齊作定州刺史此又

齊書之誤卽此一端而三書參錯如此此則史之不可詳考者多矣定州刺史子建贈官齊書之誤由此

宇文孝伯傳對宣帝齊王語北史删削語意不完當依周書補入

李賢傳賢豈能强學待問頒德授業耶惟當粗聞教義補已不足至如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北史删削太多昔人議新唐書每以減字而意不明北史已先之矣

李遠傳遠言於賢曰遠欲間行入朝請兵救援兄晦迹和光可以免禍遂定東行之策遠乃崎嶇寇境得達京師則遠行而賢留也北史遠乃使賢晦迹和光潛身閒行入朝求援乃似遠遺賢行者而魏帝所授官亦不辨爲何人矣考周書乃知其誤此等處皆以求簡而失之植弟叔諧叔

謙叔讓皆坐植死故後云植及諸弟並加贈謚北史刪叔諸等之死而後仍有及諸弟三字亦屬駁文

獨孤信傳自梁還議請赦罪復職詔以如願（信本名如願）荆襄之役實展功效力屈道窮違難勾吳義至終始良可嘉歎議及恩降止云免咎斯則事失權宜理乖通變可轉驃騎云云詔蓋以赦罪復職爲非是也北史全刪詔語不見其意信長子羅後妻生六子善穆藏順陁整信傳言羅歸而善卒羅傳開皇初襲爵趙國公以善爲河南郡公是時羅之歸已三年善政未卒也然善傳天和六年襲爵河內郡公不言開皇初而其卒亦似在隋受禪以前則羅傳疑誤信自河內郡公進封衛國公而善襲河內郡公當仍以罪疊故降封耳周書齊平羅至善卒又以羅爲嗣北史誤增

而字隋書羅傳亦言以善爲河內郡公或是善子覽之襲爵而誤以爲善又善弟五人止載四人而不及順抑或有訛錯未可知也羅周武帝時拜楚安郡太守北史隋書同而周書又以爲大象元年蓋史文之參互不可考類多如此

史甯傳甯以獠甘未獲密欲圖之揚聲欲還獠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諸將咸欲還師甯固以爲不可遂進軍破之甯之將畧於此尤著其與諸將語不當刪北史於文雖簡卻失輕重矣

王羆傳周文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文帝聞而壯之周書所載自明北史乃以此二語移於韓軌衆入城羆持挺大呼而出

之下語意全不相對値矣宜據周書改正

王軌傳武帝即位授前侍下士轉大侍上士頗被識顧累遷內史下大夫加授儀同三司自此親遇彌重遂處腹心之任文雖繁而意自次序北史止云累遷內史下大夫遂處腹心之任卻太畧或於累遷上補頗被識顧四字

周惠達傳賀拔岳獲寶貨送洛留惠達爲府祭酒給其衣馬即與參議岳爲關中大行臺以惠達爲從事中郎北史刪留爲府祭酒三句意不分明

馮景傳河陽王叔昭爲隴右大行臺啟景爲行臺郎中北史事賀拔岳爲行臺郎與周書不合又景爲岳從事中郎岳没後其從侯莫陳悅其與趙貴等迎周文史皆莫詳也

周文平悅後以景爲洛陽郡守尋兼行臺左丞留守原州

則似有功於周文者北史並删洛陽郡守以下愈不可據

洛陽非關隴間郡名疑誤

蘇亮綽從兄則亮與綽同祖亮傳祖雅周作權魏中書侍郎至玉門郡太守十二字當移於綽傳字天祐三字周書無之疑有誤祖字天祐其父不當名祐也

常善辛威厙狄昌田宏皆以擒竇泰復宏農戰沙苑河橋有功而北史俱削之檢此卷諸將戰功率相似而獨於常辛諸公削之不可曉其例也

高琳傳東方老來寇琳率眾禦之老恃其勇健直前趣琳短兵接琳擊之老中數創乃退北史删琳率眾以下十七字意便不明當補入

伊婁穆達奚寔元無多事蹟北史又加删削幾可無傳矣

當從周書補正

蘇威傳威巡省江南北史載於十年末坐朋黨免官爵之前隋書在免官復官之後案隋本紀開皇十二年威坐事除名十四年以威爲納言十五年遣威巡省江南則當從隋傳北史誤也又威使都藍北史隋書所書前後互異與巡省同突厥傳威使突厥在開皇十七年後亦當以隋書爲正

楊乾運傳乾運謀歸關右先遣其兄子畧鎮劒閣壻樂廣鎮安州周師至乾運與畧廣俱降故周書傳末附及畧廣官位北史前删樂廣後乃云乾運壻云云則爲無所繫矣

陽雄傳父猛及雄多有事跡周書所載頗詳北史概削之未識其意也雄封安平縣侯得子孫相襲拜邑陽郡守按

魏周之制封侯伯無不世襲者周書世襲邑陽郡守則得子孫相襲五字當在邑陽郡守之下今刻本誤也然任果傳進爵樂安郡公賜以鐵劵聽相傳襲周書亦然果是時爲始州刺史或以其官言之如高昂除冀州刺史終其身之比而史所載未明與雄果皆在方隅據守本土與朝臣不同故特於封爵別言之亦未可知也泉企傳代襲洛州刺史以此例之任果亦是世襲始州刺史也

崔孝穆傳安州刺史總管十二州諸軍事襄州刺史總管六州諸軍此又作一例周書安州總管十二州諸軍事安州刺史襄州總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蓋以總管而帶安州刺史襄州刺史北史倒其文乃是以刺史督諸州矣依北史例當直云安州總管襄州總管可也

令狐整傳周文曰卿遠祖立忠而去卿今立忠而來蓋以其遠祖稱避地河右故云立忠而去整自瓜州赴闕故云立忠而來北史脫而去卿今立忠六字意全不明疑刻本誤

疋婁昭卽婁昭疑疋字爲衍文然周本紀亦云疋婁昭則昭自姓疋婁非衍文也而昭傳不言魏官氏志疋婁氏改爲婁氏魏作匹匹疋同

趙剛傳除潁川郡守進大都督東道軍司轉陳留郡守陳留爲東魏所陷重行潁川事又除尙書金部郞中蓋自潁川還故高仲密之來附剛以兼大行臺左丞持節赴潁川北史書除潁川郡守而直以高仲密之來附接其下則似赴潁川郡守之任非其實矣又剛在潁川戰功最多不宜

盡削

蔡王智積傳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答曰公非知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北史刪公非知我者其意七字全失其旨宜補入

牛宏傳請開獻書之路疏其敘書籍興廢極詳北史删削太多或失其意如敘劉宋平姚文字古拙下云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是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業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北史盡削去而只以並歸江左四字括之卻暗而不明當從隋書補正

北史七十二卷高熲牛宏李德林傳後論闕疑刻本脫誤檢南北二監本考之北史不諱世字惟此卷以世爲代類

傳王積去世字代無知者宏傳孝成之代代室德林傳大業之代行於代皆顯然可考者他卷則皆不然以爲後人所改不應獨留此卷也凡此皆有不可解者姑志之

元巖傳巖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熲由是拜巖爲益州總管長史韶爲河北道行臺右僕射時蜀王爲益州總管晉王爲河北道行臺尚書令故以二人輔之北史巖與王韶爲河北道行臺僕射以韶官并爲巖官矣此必刻本脫誤

麗晃傳河間王宏之擊突厥句無所著隋書下云晃以行軍總管從至馬邑别路出賀蘭山擊賊破之此亦必刻本之脫誤

來護兒傳與隋書多異隋書除瀛州刺史賜爵黃縣公北

史封襄陽縣公進封永甯郡公又在瀛州刺史之前尋校所書當以北史爲得蓋封襄陽以討高智慧封永甯以討盛道延汪文進而自縣公進郡公以至封榮國又合有次第也榮國公之封北史載於大業初被追入朝後隋書則以破楊元感功而封是又當從隋書其破高麗乘勝至平壤城下爲高元弟建武所邀屯營海浦隋所書當得其實而北史言遣郎將及子整馳斬其首建武後繼元而立未嘗被殺則北史誤也凡此互有得失爲畧記而俟考焉

衛元字文昇煬帝嘗謂樊子蓋以孫委公與衛文昇而元之祝文帝亦自稱文昇則是以字行也北史於祝辭删去臣文昇云云當未釋此疑耳

裴政傳政先從湘東王爲宣惠府記室後除通直散騎侍

郎帥師從王琳平侯景以功封夷陵侯徵授給事黃門侍郎復副王琳拒蕭紀破之加平越中郎將鎮南府長史及周師圍荆州王琳自桂州來赴難次於長沙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爲周人所獲隋書所載甚詳北史俱删去但云以功封夷陵侯爲給事黃門侍郎及魏師圍荆州政在外見獲文雖簡卻非事實矣南史元帝以琳爲都督廣州刺史此必加號鎮南將軍政蓋爲其長史史畧不言耳

張奫傳本名犯廟諱則奫字史所改也北史於諸改名及去字處俱不言獨於此及之考隋書又無此語

北史李雄隋書作李子雄李徽伯之子子雄隋書又作雄王互異也李雄北史以爲李棠之子棠父元胄祖伯貴隋

書子雄祖伯賁父桃枝伯貴伯賁字畫雖畧相近而參錯
不同未知孰是而棠傳言子敞嗣不言子雄疑當以隋書
爲正也

外戚傳序李峻附其家傳考李崇李平各有傳而不敘峻
事崇平皆峻之從子也李從之傳畧及珍之等峻字珍之
其峻與弟誕嶷雅白永等前後自梁歸京師峻封頓邱王
誕嶷等皆封公俱不之載是未嘗附其家傳也疑北史脫
誤魏書峻傳甚畧李平傳平彭城王嶷之長子以例降襲
爵爲彭城公李崇傳崇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襲爵陳留
公是誕封陳留公嶷封彭城公而平傳稱彭城王豈後俱
進爵王而峻傳遺之耶或疑平傳誤而特言以例降則固
非誤矣凡此北史皆仍其舊而不能有所是正也又魏書

獻文紀卽位之年封繁陽侯李嶷爲丹陽王皇興元年進
馮翊公李白梁郡王則是誕等皆進封王而史不詳載也
嶷蓋自丹陽改封彭城而史無之
胡國珍傳詔屈公入決萬機魏書詔可乃令入決萬機屈
字無義當據魏書改正北史外戚傳多錯誤魏書外戚傳
亡後人以北史補之故無可考證獨此條可證北史之誤
蓋刻本訛謬非其史本然也
孫靈暉傳附馬子結因趙王所薦及之耳石曜當另傳不
當附入且論其行可入循吏不當在儒林也
熊安生傳後附宗道暉事爲書所無語多不解如云拜於
屐上屐足之所著何以拜於其上又徐呼安偉安偉不知
是何語也無別本可考當闕之

樊遜傳楊愔引以爲府佐遜辭特奏用之後起除員外將軍北史以爲拜員外將軍未詳孰是又北史遜傳末附茹
騰亦無條與史例不合齊書無之
于什門傳使馮跋歷二十四年乃歸以魏書考之什門之使在明元神瑞元年而馮宏上表稱臣在太武延和三年
計之當爲二十年若更四年則馮宏已奔高麗爲所殺矣
什門不得於是乃歸也四字當爲衍文什門之節過於蘇武而魏書不載其歸於本紀殊爲缺漏至北史則并其出
使而例之尤爲非是
杜叔毗傳毗兄錫等爲曹策劉曉所害蕭循討策等禽之
斬曉而免策及循降周策從至長安故叔毗復仇殺策北史討策等上去循字則似爲周所討語不分明而又去斬

驍句則叔毗何以獨殺策而不及驍也此等處斷宜從周書補正

張須陁傳須陁忠義有戰畧隋書所載爲詳北史當悉本之不當有所節畧也楊善會傳亦爾皆宜依隋書補入

堯君素傳其與屈突通語當全載不宜刪節其後言要在守死不易及君素統領下不能叛諸語皆不宜刪去宜從隋書補入君素拒唐者而唐初更有褒贈傳末亦當載之而隋書不及北史亦不復補甚爲缺畧

沙門靈遠語齊神武語齊書以爲葛榮言北史當別有所據信都芳魏附傳齊書亦有傳北史所載周髀宗序則兩書所無有然甚多缺誤

姚僧垣傳武帝問僧垣曰姚公爲儀同幾年對曰云云後

宣帝謂僧垣曰嘗聞先帝呼公爲姚公蓋本此北史删前語未當

北史外戚儒林文苑孝行節義良吏酷吏隱逸藝術等傳俱全錄諸史其有家傳者各附之不入此傳然亦有未安者如儒林文苑常爽袁翟諸公無赫赫可稱道者外戚如于勁蕭歸皆不由女寵循吏酷吏其平平無事迹者各附家傳可也若循吏之宋世良趙軌節義之獨孤盛此類當特表之而混混入於家傳非顯微闡幽之意又若酷吏之畢義雲厙狄士文恩倖之鄭儼尤宜列之以爲世戒而僅附於各傳後則其名反不甚暴於後世矣其移易之未當者如顏之儀不當附之推傳許善心亦當別傳而虞世基之入文學尤爲不可與柳䛒俱當列出之江式冀儁黎景

熙趙文深皆以字學諸史入藝術爲是而北史江式別傳冀黎趙移入儒林此甚非也外戚李峻之附家傳而實無有此脫誤當補魏之荀濟附子昇傳後齊之郭遵附張雕武傳後皆因事及之今北史跳行大書則荀濟郭遵儼然列於儒林文苑矣此或刻本之誤所宜改正

宕昌國敘梁彌忽至彌機其後又有彌承彌博見於魏本紀本紀孝文太和九年拜宕昌王彌機兄子彌承爲其國王宣武正始二年以宕昌世子梁彌博爲其國王周書自彌忽至丕定凡九世丕定後弟彌定載其事頗詳魏書敘自彌機止北史因之其彌承彌博丕定彌定皆不復及甚爲疎畧周書言自彌忽至丕定九世考之彌機子彌實言之止得八世丕定之上或當有一世也姑志於此而并考之

鄧至國王像舒治孝文時內附而本紀載太和十七年鄧至國王像舒彭遣子舊來朝奉表求以位授舊治彭二字當有一誤宣武永平二年以鄧至國世子像覽蹄爲其國王像覽蹄不知卽舊否兩事魏書俱不載於傳北史亦不補入周書言自舒治至檐桁十一世舒治在孝文時檐桁在恭帝時相去僅四十餘年不得及十一世此周書之誤而北史並不載檐桁則亦誤也北史考文本紀不載像舒治而宣武本紀載像覽蹄亦其例之不一也

西域安國米國史國曹國河國烏那遏國漕國皆康國之屬不得以國名隋史大言之耳北史並載之非也

室韋國北史雜採魏書隋書其言土俗有不合者其云丈夫索髮婦女束髮作叉手髻後又云丈夫被髮婦人盤髮

皆不經檢對之失也
高湖傳北史不載魏書以其齊之先世故載之北史以其無甚事迹遂削去且其畧見於齊本紀也李寶傳則載於序傳中
序傳載李冲與來崇子護事刪去護糾佐贓罪佐及冲俱坐幽縶會赦乃免一層則冲兄佐陷崇至死而護與冲乃無怨惡護不應慮爲冲陷自求退避後冲之慰撫及乞原宥亦不見其以德報怨之實矣凡此皆斷當補正者抑或疑刻本之脫非其本文也
序傳李仲舉答侯子欽語僕射高氏恩德未深意不可解疑有脫誤齊書仲舉無傳莫可參攷
北史目錄二十六卷缺杜銓并族孫景子正元正藏其他

小注亦多缺者當詳考而補正之

蕭巋傳其太皇太后龔謚曰元太后此保林龔氏也其皇太妃曹氏龔謚曰孝皇太妃其皇太后王氏龔謚曰宣靜皇后周書所載甚明北史脫謚曰元太后以下二十四字而以謚曰宣靜皇后續於太皇太后龔之下是以王氏之謚誤於龔氏矣宜從周書補正

蠕蠕傳社崘襲匹候跋以下疑有脫誤魏書此卷亡缺後人以北史補之故無可參考疑襲匹候跋下當有執之二字釋匹候跋下當有以字密舉兵襲匹候跋殺字下當有之字蓋社崘既執匹候跋諸子亡歸高車其後乃釋匹候跋以歸其諸子欲誘其諸子共居故云欲聚而殲之既舉兵襲殺匹候跋跋諸子啟拔吳頡等逃歸道武故當增執

之及以字之字文義方順又啟拔吳頡自是二人而史言道武以拔頡爲安遠將軍平棘侯則似是一人矣此無可考闕之可也

元魏之興始自道武其前追尊二十八帝惟桓帝猗㐌穆帝猗盧平文帝鬱律烈帝翳槐昭成帝什翼犍通於中國其詰汾以前皆單名與數帝不同北俗無文字相傳口語未必盡得其詳疑出後來所追撰若吳李主祖吳王恪之比也追尊事魏澹嘗論之而名諱之異則未有及者姑記於此以俟考焉

昭成帝子秦王翰太武子亦有秦王翰後改封東平相去未遠而同名又烈帝四世係平陽公丕明元帝子樂平王丕明元於昭成爲四世孫烈帝則昭成兄也以服屬推之平陽

乃樂平之族叔父不應同名秦王服屬爲疎然行輩則愈尊矣其後道武子陽平王熙而景穆孫又有中山王熙陽平乃中山之從祖父更爲近屬時國俗荒畧於此固不甚避也至安同父名屈而同子又名屈則傳寫之誤不可據矣

孝文遷洛後改諸複姓魏史所書皆從其後改者疑諸臣名亦有追改今宋書所載魏諸臣名往往與魏書不同雖傳聞未必盡非然考之魏史不見其事

唐初諱淵昞虎太宗二名世字民字皆不偏諱至高宗時乃諱南北史成於高宗之代故並治字亦諱之考之漢史如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之類皆有一定之字而南北史則其例不一淵改爲深又爲泉虎改爲猛獸又爲彪又

爲武治改爲理又爲脩又爲興民改爲人又爲氓又爲戶人名則或以字行或去其一字又有以改字代者俱錯出不可以考也世字例當作代於民字諱於世字獨不諱此則尤不可解者若昞則不見其所代之字而以丙爲景以秉爲康皆其嫌名以稚爲幼爲少亦治之嫌名所謂嫌名不諱南北史又變其例矣至淵字虎字民字閒有一二則後人所改不可以議本文也庾炳之宗炳皆以字書則炳字亦諱而江秉之又書其名與劉彥節例不同凡此多參錯不可詳考又李愼之祖始平太守景注云名犯元皇帝廟諱是昞字亦以景代也周書令狐德棻所撰成於貞觀時其於淵虎昞等字皆不諱而紀傳乃直書李虎名此皆後人所改有兩誤處其證甚明武帝紀天和六年以唐國公李虎爲柱國蘇綽傳大誥首列柱國虎按虎卒於周未受禪之前天和時則虎之

卒久矣此乃其子昞也大誥之作正周文帝輔政之時自當以桂國泰爲首不當列虎名昞雖同爲桂國然安得先泰也原其致誤之由則以史例凡祖廟名皆稱諱而於其本朝帝名亦稱諱故周文帝紀李虎爲李諱武帝紀李昞亦爲李諱蘇綽傳桂國泰爲桂國諱後人見史以李虎爲李諱遂以凡諱字皆改作虎而不悟武帝紀李諱之爲李昞蘇綽傳桂國諱之爲桂國泰也由此推之則淵虎等字之不諱者皆後人所改無疑矣其景子景寅之等則又不改員不可曉至如白虎之爲白獸又其改之不盡者猶可一二見也

魏書宋時劉攽等校定序云亡逸不完者無慮三十卷今按其書目缺者第三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卷十五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卷上二十卷二十二卷二十五卷三十

四卷八十一卷八十三卷上下八十五卷八十六卷八十七卷八十九卷一百二卷一百三卷一百四卷一百五卷之三四又三十三卷九十卷此兩卷缺而目錄不注蓋脫文不全者八十四卷九十一卷九十二卷合之共二十九卷卽序所云無慮三十卷也序止言其亡逸不完而不言其以他史補今本亡卷末皆有注甚詳率言收書亡者後人取北史補之而附益以高氏小史修文殿御覽惟第三卷史館舊本有白箚云此卷魏澹史而注者又疑其非是第一百五卷天象志第三第四兩帙則據昭文館舊本以爲張太素所作注者不知何時何人或疑其爲劉攽等注而序不言未可明也高氏小史修文殿御覽皆不可得見間以諸亡卷與北史校因多有異同其全寫北史者十之三四而已故疑

此亡卷或雜取魏澹張太素書以補之亦未可定而注斷以爲出於小史及御覽豈以其時魏張書皆已不傳必非其所補乎然注者已不知何人所補安知補者之時魏張書不猶有可考者也凡此皆有未能決者姑記於此以俟考焉魏澹書本傳九十二卷隋志一百卷新唐書志一百七卷張太素舊唐書志一百卷新唐書不載澹隋人太素唐人高氏小史高峻唐人修文殿御覽北齊祖珽等撰

北齊書神武紀與北史不異文襄紀雜取北史文襄紀魏孝靜帝紀與梁書侯景傳校注者謂其序列絕無倫次此必後人所補然則神武紀亦是取北史以充之非本無異同也文襄紀後注不知何人語注稱臣等則必宋仁宗時校定官也

北齊書諸帝紀惟文襄文宣紀爲異其餘并同北史此必齊書亡闕後人取北史以補之文宣紀則又不知其所從

來注者僅於文襄言之而於此不能辨也

李穆爲李賢之弟周史不與賢同傳而附於于翼之後蓋薄之也穆周隋書俱有傳而所載多不同

隋紀省府州縣是時廢天下諸郡而於并州洛州益州置行臺尚書省故有省府州縣之稱北齊於并州置尚書省亦曰并省則其來舊矣

大業十年正月詔收葬征遼死亡者而詔辭遠引漢王諒高熲開皇十八年征遼敗退之事蓋以八年之敗爲諱也

周文平江陵百官士庶没爲奴婢者十餘萬至武帝保定五年詔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爲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年七十以外者所在贖爲庶人建德元年詔江南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爲百姓六年詔江陵良人没

爲奴婢者悉免同民伍若舊主人猶須共居聽留爲部曲
平江陵在魏恭帝元年至是二十四載矣始得並放免而
猶有留爲部曲之語其時之得免者葢亦僅也北史删舊
主人以下殊非其實
宣武二年五等諸侯有同姓又有異姓又有清修異族當
指自代來諸大姓清修則一槪異族之人也以別於卑門
故曰清修此兩字前人未曾拈及
隋書元善傳父羅羅當作紓善乂之孫紓之子羅則乂之
弟也隋書誤
任城王澄於孝文極盛之時極諫南伐而於宣武明帝之
世乃頻請之豈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耶其論營道疏乃
不敢直言而以南伐蓄積爲詞末乃微及其事北史不載

其疏而但云極言得失非其實也

周明帝武成元年改都督諸州軍事爲總管武帝保定二年以蔡國公廣爲秦州總管後又有陝州總管蒲州總管益州總管按前此皆云都督幾州軍事某州刺史不稱某州都督北史變其例云都督某州刺史其實非也周制直云某州總管則不獨改都督爲總管其結銜亦異於前矣然考譚國公會傳除蒲州潼關六防諸軍事蒲州刺史本紀合爲蒲州總管則蒲州上當有總管二字蔡國公廣傳除秦州總管十三州諸軍事秦州刺史（依例總管二字當在秦州上）齊王憲傳除益州總管益甯巴盧等二十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依例上衍益州二字）李弼傳李輝總管梁洋等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李檦總管延綏丹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據此則

亘王曾孫忠河南王曜曾孫鑒安樂王長樂孫鑒陽平王新成孫融章武王太洛孫融陳留公虔子崇明元子建齊王崇濟陰王小新成孫誕高陽王雍子誕此其二人同名者也前止舉其一二然此猶有未盡史所載二百餘人而其同名者幾及四十此不可曉元暉有辨宗室錄豈亦以其同名者多故耶常山王遵曾孫暉陳留王虔五世孫亦名暉中山王儀弟烈後又有元烈東海王曄成陽王禧之子亦名曄諸如此類頗多不能盡考

魏書楊津傳自并州刺史徵拜右衛將軍孝昌初加散騎常侍尋以本官行定州事既而加安北將軍假撫軍將軍北道大都督右衛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又詔除衛尉卿征官如故以津兄椿衛尉卿代爲左衛尋加鎮軍將軍討虜都督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所敘官制甚爲錯雜今畧

以意考之右衞將軍内職也以本官行定州事而右衞不更除代故後以右衞轉左衞又爲衞尉卿乃以兄椿代爲左衞散騎常侍則内職之加銜耳其外職則以行定州事加北道大都督又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至安北將軍乃其加號自安北假撫軍又正加撫軍又加鎭軍魏書所敘雖繁然皆有條理北史不書徵拜右衞而後言轉左衞至衞尉之遷又不書書安北撫軍而鎭軍則不書不書行定州事而於後書除定州刺史又魏書所無尤爲參錯不可考也

魏制官有汎階張普惠傳言之頗詳尋其義似是普進一級故謂之汎又有汎前汎後之別不可甚解姑記於此

北史梁覽毛遐毛鴻賓乙弗朗魏書周書皆無之當別有

所據也

魏子建魏收之父爲東益州刺史後爲行臺魏書紀傳中多載其事北史皆畧之其收傳則本其自序然亦不詳載今魏書序傳已亡後人取北史補之非其原本也北齊書子建爲定州刺史疑齊書誤

高岳爲鄴中四貴之一其恃權放縱蓋亦相當而岳傳不言其事此以士廉故諱之也于氏長孫氏多佳傳則以志甯與無忌之故長孫晟傳最爲煩冗而畧不筆削後梁主諸傳皆無貶辭梁主巋則蕭瑀父也房彥謙與張衡書蕪雜多難解而全載之此又以房喬故耳魏長賢魏史不載爲文貞公特爲立傳至薛聰薛孝通於魏書之外多有增益亦必本之薛收家傳以此推之凡所褒稱未必盡當其

寶珊因岳傳而漫及之

高神武勸尒朱榮稱帝賀拔岳諫止之又請誅神武以謝天下見周書岳傳甚詳神武紀載神武諫止榮蓋史臣之飾辭非其實也北史於岳傳僅載岳諫止而於神武等語則皆削之非是神武初從尒朱後乃因隙取之其與尒朱貳蓋在總六鎮兵以後其與兆併力破紇豆陵步藩時正爲之用齊紀言僞賀兆及恐步藩難制皆是從爲之辭

彭樂於齊爲梟將與高敖曹齊名而齊書不著其傳此疑脫簡

鄴中四貴唯高隆之差愈其均田鑿渠造立碾磑并有利於民又所奏請省僚佐解貂蟬檢冒籍亦勝輩之所未及獨以意常侮文宣之故遂罹極禍以司馬子如之貪虐重

以消難之反覆而竟得全若以報應責隆之降之且有辭矣

㑹謨傳北史極詳齊書無之俟考

魏書成於北齊時其於魏廟諱皆諱如崔元伯馮文通俱以字稱若齊廟諱則不諱高湖傳湖於神武爲曾祖而祖諡曰樹直書其名不諱也唯獻武王則書諡案魏收傳收受詔修史在武定二年時仍魏朝故於齊諱皆不諱而獻武稱諡則文襄時至天保五年成書奏上齊已受禪而書已先成不復追改收書後來多議之者然如此此處後之人所不敢也齊文宣於崔鴻書不以宋晉爲僭幾加誅戮而盧斐李庶譏彈魏史於此不一指摘何歟

魏長賢齊書無傳北史以文貞公故立爲傳然齊書亦成

於貞觀時不知何以遺之魏季景齊亦無傳北史當於魏
澹得之載其沒竄事亦詳是必澹之自序也
魏澹魏史例四條俱得之其首一條言魏收諱儲君之名
書天子之字魏書太子名俱作口若書天子之字則未之
見其云今所撰諱皇帝名書太子字字誤當作名皇帝名
亦不可諱此謂紀傳中有合稱名者則以諱字代之如宣
武謂彭城王勰曰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北史恪作諱
此必澹舊例也魏書勰傳先曰口奉辭以恪爲口後曰恪
是何人又直書名是刻本之誤以澹所云考之當俱作口
隋文帝父名忠并中字亦諱侍中改爲納言中書省改爲
内史省殿中改爲殿内中舍人爲内舍人中常侍中謁者
等俱改爲内此皆其顯然可考者而上中州中上州中中

州中下州之類仍作中此必非當時之本文或史以其不詞而改之也

周書尉遲綱傳李虎仍作李諱此又後人改之不盡者可以例考也柳慶傳亦作字文諱

隋書地理志荆州有蠻人左人蠻左魏齊周諸書皆用之莫知其義僅見於隋志

北齊書令狐德棻所撰亦成於貞觀時故世字民字治字不諱而丙字景字雜出又閒有虎字淵字皆後人不學者所改

魏志都督幾州諸軍事即爲本州刺史周改都督爲總管而其制不異如秦州總管即爲秦州刺史河州總管即爲河州刺史其他州皆然獨王謙爲益州總管又別有益州

刺史達奚甚韋孝寬代尉遲迥爲相州總管又別以叱列長文爲相州刺史與舊制不同又譙王儉爲益州總管漢王贊爲益州刺史是其制亦閒有異矣

周書柳虯傳其兄義爲揚州下脫刺史乃以虯爲揚州八字周書誤處不暇詳考姑記於此

周書田宏傳總管襄郢昌豐唐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此當日結銜之本然若尉遲綱傳涇州總管五州十一防諸軍事涇州刺史陝州總管七州十三防諸軍事陝州刺史上涇州陝州皆衍字蓋當時多直稱某州總管故相承以冠於總管之上而不審其文義之有不合也尉遲運傳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同州刺史則上文脫總管二字凡周書所書參錯類多如此當以田宏傳爲正

魏書李同軌在儒林傳不當更附李順傳此重出順傳後削去可也

隋書成於貞觀時世字民字不諱今考隋書第一卷不似代開人彰不代之業精采不代皆以世爲代又裴世豪去世字李世賢吳世華俱改作代及人黎慕義謀欲弔人遐邇黎人啟人可汗皆以民爲人此其顯然可據者則固未嘗不諱也然此卷中世字民字又雜出甚參錯不可考至淵字虎字則斷斷必避者而亦往往有之皆後人所改王世充去世字韓擒虎去虎字而王世積章世康則又不去世字高頻傳王世積止稱王積蓋皆後人所增而頻傳偶不及檢故猶仍其舊如韓擒本傳猶作韓擒而目錄則已增虎字矣

讀書記疑卷之十終